

菩萨蛮◎著

# 白狼 宝藏

BAILANG  
BAOZANG

阴谋与爱情  
忠诚与背叛……  
无私与贪婪

比《让子弹飞》更精彩的离奇匪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菩薩蠻◎著

# 白狼 宝藏

BAILANG  
BAOZANG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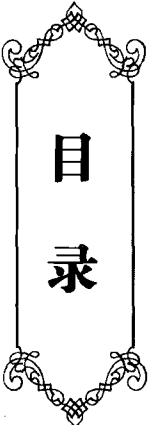


## 引 子

1911年，革命的号角在武昌吹响，满清皇朝摇摇欲坠，王纲解纽。中原大地雄桀并起，其中势力最大的一股被称为白狼。两年之内，白狼军横扫豫鄂皖陕四省，朝野震动。大总统袁世凯亲自督责，前后用兵二十余万，四省兜剿，逐步将白狼逼入绝境。1914年8月，白狼在家乡宝丰县北虎狼爬岭阵亡，所部星散。

白狼的首级被官兵掘出送京报功，京华诸公弹冠相庆。然而白狼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却从此失去踪迹……





# 目 录

|                 |     |
|-----------------|-----|
| 一、 黄金腰牌 .....   | 001 |
| 二、 惊变 .....     | 007 |
| 三、 王缶 .....     | 020 |
| 四、 开蹬喜 .....    | 036 |
| 五、 开味 .....     | 072 |
| 六、 吹梦断 .....    | 089 |
| 七、 大盗乃止 .....   | 108 |
| 八、 王府洞 .....    | 136 |
| 九、 问道卖女家 .....  | 168 |
| 十、 丹山夺宝 .....   | 193 |
| 十一、 保密账户 .....  | 230 |
| 十二、 黄浦滩新贵 ..... | 239 |



## 一、黄金腰牌

“盒子枪带小八音，爷们都是苦命人。白银要你整两千，三天不拿拉火鞭，老婆媳妇全抓净，闺女陪俺吸大烟……”狄贵哼着小曲，加快了下山脚步。趁着农闲，狄贵到散兵镇上的码头上工搬货，一天可以挣上十个铜元。今天巢湖上来了潮帮的船队，非常热闹。为了多挣几个钱，狄贵一直干到渔舟唱晚才赶路回家。天色迅速暗了下来，微寒的山风拍打着山间老松，簌簌有声。想起那些绘声绘影的打劫故事，狄贵感到一阵寒意。

自从两年前倪大帅来安徽当督军之后，厘金局在巢湖畔的驿道上开了两三个分卡拦路收过路捐，巢城的过往行商都宁愿绕着山道走，楚歌岭上这条人烟罕至的小道因此热闹不少，不过拦路打劫的传闻也多了起来。

后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狄贵回头一看，一个膀粗腰圆的青衣大汉正向他快步奔来。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来人的表情，但是狄贵却毫不犹豫地停下脚步。这是乡下人的质朴。翻过楚歌岭，这条山道往前百里之内只有山村，一直要到无为州才有打尖歇马的客栈。走楚歌岭的客商们都是天一亮就出发。天色这么晚，这人不在散兵镇上过夜，却一头往山里钻，一定是外地不晓得路的客商。深夜走山道，或者要遇上了剪径的毛贼，或者要让山里的狼给叼了去，危险得很。狄贵思量着要给这外地人提个醒，现在转回散兵还来得及。

大汉的步伐非常迅速，不一会儿工夫就赶了上来。狄贵注意到他的步伐有些踉跄。正当他想上前招呼的时候，一阵山风卷来，吹落了大汉的毡帽，光秃的脑壳上狰狞着一道由脑门一路划到下颔的长刀疤，两道浓眉之下牛铃似的大眼透着凶光。大汉结实的肩上似乎背着一口家伙，腰间还鼓着一块。狄贵猛然想起镇上的流言。据说北方来了几挂凶恶的布袋杆，他们不拉叶子，专门拎着布袋打过往客商的闷棍，杀人不眨眼。狄贵双腿一软，傻站在原地。

“小鳖娃，快找个地让俺藏起来！”大汉一把抓住狄贵，语气带着恐慌，狄贵吓傻了，他下意识地护住自己贴胸的荷包，不让大汉夺走他辛苦一整天赚来的十来枚铜元，不过大汉却没有夺财的意思。后面响起杂乱的人声。大汉一掀衣摆，一支二把盒子直直指着狄贵的鼻尖，锃亮的枪面在月光下光洁耀眼。



枪指着鼻尖，狄贵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但是狄贵生来就喜欢玩枪弄棒。巡防队在散兵镇上驻了一哨兵勇，狄贵常去哨里玩耍，各种兵器摸得滚瓜烂熟。狄贵知道像大汉手里这样的盒子炮是德国来的洋货，一把就要百来块大洋。一般的布袋杆根本玩不起，平常人也不敢佩带这么昂贵的家伙摆阔。听巡防营里带队的马哨弁说，即使是平常威风八面的巡防营，也只有府城里统领的贴身卫队配得起这种枪。听口音大汉是河南一带来的外乡人，从河南来巢县，要走上千里地。他敢带把盒子炮闯荡千里，必然是个人物。狄贵年纪虽小，但是却有异于常人的冷静，他顺着这把盒子炮想下去，拦路打劫是小毛贼干的，帮助这样的大人物，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钱。

主意已定，狄贵一拉大汉，钻进路边的林子里。大汉重重一推狄贵，压低嗓门说道：“去应付走那些乡丁。要卖了俺，枪子是不认人的。”

狄贵定了定神，跑回山道上。追兵很快赶了上来，一共二十来杆钢枪，带头的正是散兵镇上的马哨弁。看来这大汉的来头的确不小。

“小贵子，有没有看到生人？”马哨弁问道。

马哨弁已经发了福，在山道上跑得大汗淋漓。狄贵心里格外冷静，但表面上仍然装着惊慌的模样：“马大爷，刚才有个大个子，这人壮得很，身上像是藏着枪，跑得很快，没答理我。算起来现在已经翻过山头了。”

望着已经笼罩在夜色下的荒山，站在马哨弁身旁的什长许老六骂了起来：“他妈的，这小子哪个妈妈养的，挨了两枪还跑得这么快。”

马哨弁一脸苦样，关照着狄贵：“你小子自己要当心，这个人来头不小。刚才省里派了队伍来我们镇上缉拿，结果让他给跑了，还打死了我们两个人。你小子还是不要往前走了，回镇上找个熟悉的朋友将就一晚上，天亮了再回去吧。”

“省里派了兵，怎么只有你们进来搜山哩？”狄贵机灵地问道。

“哪个要搜这破山！”马哨弁吼了起来，“那省里来了个大营长，带了一百多杆枪。这些老爷们只会装威风，打起仗来一个比一个熊。他妈的，让大土匪给崩了两个，倒赖上我们了。现在镇上的士绅们出面，好吃好喝地捧着，生怕给安一个通匪不报的罪名。大晚上的进山搜剿悍匪，卖命的还不是我们几个老土。”

说完，马哨弁回头喊起小路上七歪八倒的弟兄：“弟兄们不要嫌累，我们到楚歌岭上赏月去，到明个省里的兵来了再讲吧。这小子跑得这么快，今个下



半夜一定会过无为州。我们是巢县的兵，只要这小子出了巢县，就不是我们的事了！”听出了马哨弁有意放水，弟兄们精神陡然一振，许老六率先一跃而起，继续赶路的队伍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狄贵松了一口气，连忙钻回树林子里。那个大汉躺在原地，双眼紧闭，脸色惨白，一动不动，手里仍然握着盒子炮。狄贵小心翼翼地走到大汉跟前，伸出手推了推他。

“哎呀！”狄贵低低叫了一声，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汉一声不吭，鼻腔里渗出一丝污血。狄贵大着胆子伸出手，试了试大汉的鼻息，竟然全无反应。大汉的衣摆被树枝勾了起来，一股新鲜的血腥味直冲狄贵的鼻子。狄贵忍着恶心，眯上眼就着月光仔细观察，只见大汉的腹部一片血迹，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不断往外冒的血泡。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狄贵虽然胆子很大，却也毛骨悚然。他一边结结巴巴地诵念佛号，一边要向后退。

就在狄贵转头想跑的时候，大汉突然直起身子，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掌猛地扣住狄贵的脖子。狄贵吓得魂飞魄散，张口就要喊，但是牢牢扼住他脖子的大手却让他喊不出来。狄贵努力张大嘴巴要呼吸，手脚徒劳无功地踢打着。大汉只是用无神的双眼紧盯着狄贵。挣扎了一会儿，狄贵清楚地感觉大汉的手劲开始消退，锁住他喉头的强壮臂膀逐渐僵硬。

“拿去……”大汉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向自己衣里一掏，摸出个冷冰冰的物件，塞进狄贵的怀里。一声长叹，大汉无力地呼出最后一口气，缓缓倒回原地。狄贵拼命挣开大汉的手掌，倒在一边猛烈呛咳起来。

匡当一声，大汉塞进他怀里的物件摔落在冻得坚实的地上，惊醒了狄贵。狄贵顿时热血上涌，他顺手一摸，抄起一截粗硬的树干，照着大汉带着刀疤的狰狞秃头一顿乱打，大汉却一动不动。确定大汉咽了气之后，狄贵腿一软，跌坐在大汉身边。

一声凄惨的狼嚎惊醒了狄贵。看着面前被他打得血肉模糊的大汉，狄贵打了个寒战。他想起村里猎户在捕狼的时候总要杀只小鸡用鲜血作诱饵。这山风里夹着新鲜的血气，很快就会引来狼群。狄贵暗暗懊恼着，他挣扎地站起来想逃。就在站起来的时候，狄贵猛然想起大汉的嘱咐。他下意识地在自己倒下的地方一阵乱摸，果然让他摸着了那块已经冻得冰凉的物件。

“什么东西，这么沉。”狄贵有些吃惊，将物件凑到鼻前端详着。

这是一块椭圆形的腰牌，长约五寸，宽两寸半，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前凸后平，凸面刻了两排篆文，边上还鑲着嘉禾藻饰。一轮明月钻出薄云，照亮了整个林子。在如水的月光下，狄贵手里的牌子闪烁着柔和的光芒。

“金子！”狄贵一阵狂喜。在农闲的时候，狄贵也经常跟着村里老乡下巢湖捕鱼，几斤几两一掂就知道。他将金牌在手里掂了一掂，起码有半斤重。一两金子十六换，一场虚惊竟换来百两白银的财运，抵得上他家里三亩水田七八年的收成。

“小贵子，小贵子。”远方依稀传来急切的喊声，狄贵听出来，这是村里的萧老九。想必是马哨弁担心他，派了人来接他。

喊着他名字的声音愈来愈近，狄贵跑上山道，前面隐隐约约已经能看见几个灯笼在闪烁。狄贵猛然松了口气，软在路边的大石上。

“小贵子，你在哪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狄贵两眼一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香五爷！”

自小就没了爹的狄贵对香五爷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听村里老人们说，狄贵的爹是个军官，癸丑年剿白狼的时候让白狼一把火烧了大营，尸骨无存，留下孤儿寡母，娘俩儿的生活全仗香五爷照应。香五爷是丹山村德高望重的耆绅，巢县东六保的保正，急公好义，狄家的三亩水田就是由香五爷代为经纪的，逢年过节，遇急备难，香五爷的接济也没有断过。狄贵的母亲在他八岁的时候染上热病，一病不起。幸而有香五爷的帮助，狄贵才得以长大成人。

虽然狄贵是香五爷一手抱大的，但是在狄贵眼中，这位忠厚木讷的老头总透着一丝说不出的神秘。村人说香五爷在前清也是军功出身，八国联军的时候守北京，挨了洋鬼子的大炮弹，左腿膝盖以下被齐膝打断，安了一截假肢。他这节假肢是檀香木做的，据说还是上好的印度老山檀。这老檀是与黄金等价的上好木料，虽然用了十几年，但是檀香木那股特有的醇郁幽香依然不减，所以村里人都尊称他为香五爷。久而久之，竟没有人能记起香五爷的真实姓名。狄贵自从记事起，就是在香五爷带着清淡香气的膝上长大的。不过，当小小年纪的狄贵问香五爷哪里来的钱安一只与黄金同价的“脚”时，香五爷却总是笑而不答。

香五爷似乎急坏了，跛着一只脚，跑得气喘吁吁。他身边的两个同村老乡黄金来与萧老九扛着锄头，紧张地注意着树林里的动静。黄金来是村里的货郎，萧老九则以下巢湖打鱼维生。两个人都出了一身大汗，在清冷的月夜里热



气蒸腾。狄贵连忙上前扶住香五爷，抽抽搭搭地将刚才那个怪人的故事讲了一遍。

让狄贵讶异的是，当他说到怪人秃头上那道狰狞刀疤时，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香五爷竟然变了脸色，黄金来与萧老九则是面面相觑，露出难以捉摸的古怪神情。狄贵心里有些惊讶，于是留了个心眼，没交代那块黄金腰牌。在听完狄贵的述说之后，香五爷并没有安慰他，只是示意狄贵带他去看那个大汉。

“是他！”一向心直嘴快的萧老九失声喊了一句。香五爷回头冷冷瞪了他一眼，萧老九马上垂下头，不敢再多说话，不过狄贵却听得很清楚。

萧老九是村里的落第秀才，仕进无门，只好改行打鱼。不拘形迹的老秀才温和而潇洒，与狄贵特别投缘。狄贵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竟然认识眼前的秃头悍匪。

好奇心压过了心中的恐惧，狄贵偷眼细看香五爷的表情。大汉的身体已经僵硬，香五爷凑近大汉，仔细查看他的脸。香五爷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芒，唇边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那光芒绝不是恐惧，而是饥狼掠食时的冷酷。

一直跟在香五爷身后的黄金来不顾扑鼻的腥臭血污，兴奋地喊了一声，用力将两百斤重的大汉翻了个身，一撕衣裳，利落地搜起身来。

黄金来是个货郎，心拙口讷常遭乡人欺负，他也不与人计较。做生意常常因为不会议价而蚀了本钱，生活多是依靠香五爷周济。虽然生活不宽裕，但是黄金来对邻家的狄贵总是特别好，每次回村，总不忘为他捎一些爱吃的酥糖干果。这样一个老实人，居然能有这等手法胆识，狄贵感到这里头大有文章。

“这狗娃子身上啥玩意也没有。”黄金来突然操起北方口音骂了起来。狄贵又是一惊，他一直以为黄金来是在丹山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就着月光与翻动的声响，狄贵察觉黄金来已经搜出了不少好东西。三十几块清脆有声的洋钱，一包约两斤来重的铜板，一个约五两重的元宝，两排子弹，一个翡翠小玉佛，一张豹皮与几件衣裳杂物，再加上那支二把盒子。虽然这已经是一大笔横财，但是黄金来却一脸失落。他猛然站起，照准大汉的腹部狠狠踹了两脚。看到黄金来的凶样，狄贵不由得握紧手中的腰牌。

“埋了。”香五爷简洁地交代了一句。黄金来舞起锄头，锄起地来，一边锄一边还不断低声咒骂。立冬刚过，这时节的地早已被冻得结结实实的，要掘出一个洞谈何容易。



趁着黄金来专注锄地的空当，狄贵轻轻拉了拉香五爷与萧老九。两人会意，跟着狄贵不动声色地走到空荡荡的山道上。狄贵默默地将腰牌交给香五爷，他知道香五爷为人忠厚，而且家资殷实，不至于觊觎他的黄金。

“这东西竟能到你的手里！”香五爷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萧老九从五爷手里接过腰牌，仔细抚摸过一遍。摸真了两排篆文，萧老九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低声安慰着香五爷：“这是小贵子的命。是福是祸，我们都得放手让他闯。”

萧老九略略加大了音量，香五爷从沉思中惊醒。看着已经与自己一般高的狄贵，香五爷长叹一声，他慎重地将腰牌交还给狄贵。

“今天这事，千万不要对外人提起。金牌也要收好，绝不能让外人见到。”香五爷严肃地交代道，“马哨弁他们没上山，却跑到我们村里蹭饭去了，还非要你萧大娘杀一只鸡。官家的人，无风还能起浪，要让他们缠上就麻烦了。所以我才让你黄大爷把人给埋了。这事要是走漏出去，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狄贵用力地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香五爷虽说是护着他，但是他们却也认识这秃头大汉，其中的恩怨情结，也许才是香五爷要灭迹的原因。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他紧揣在怀里的黄金腰牌驱除了，金灿灿的黄金腰牌让狄贵的心情很舒畅，走路脚步也变得轻快了起来。

## 二、惊变

### 1

“禀告副领官，午时两刻了。”传达兵略带稚嫩的嗓音里微微打着颤。河南巡缉六营上尉副领官狄靖尘冷笑一声。这些新招进来的巡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汉子，没见过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借着这个机会，狄靖尘决心好好锻炼一下新兵的胆量。

“左队上三棚棚头！”狄靖尘命令道。

队伍里奔出一个蓄着八字胡的老兵，对着狄靖尘一弯腿：“请副领官的安。”

“你棚里那些新招来的弟兄，没有见过阵仗。眼前正好是个历练的机会。你带他们去找军械官领马刀，由你指挥，担任行刑。”狄靖尘命令道。

“是！”棚头的答话干脆响亮，但是狄靖尘冷眼望去，队伍里上三棚的那十名新兵个个面无血色，有十个甚至已经站立不稳，摇晃了起来。也难怪，这次插牌待决的人犯，都是前两天狄靖尘率队捕来的悍匪。为了镇吓地方，省城来了宪命，下令拣出十个面相凶恶的就地正法，所以挑出来的十个土匪都是一脸横肉，五大三粗的壮汉。镇守小县的巡缉营没钱买铡刀，处决人犯单靠刀法利落的刽子手，让新兵去干这活，既练刀法，又长胆量。

十个用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人犯已经插上亡命牌，在南门市集前一字排开，跪成一线。围观的老百姓将南门市集围得水泄不通。不过，老百姓们却异常安静，人群中甚至传来几声抽泣。狄靖尘心里暗骂了声娘，又是个土匪窝。

自从五年前补上宏威军的正兵，狄靖尘的足迹遍及豫西十九县，剿遍本地百余杆巨匪，建功无数，对地方匪情了如指掌。这片伏牛山边的穷地方，历来是土匪的温床。同乡既已困苦，当地的土匪都晓得兔子不食窝边草的道理，杀人放火的勾当都到富庶的外乡干，并且会把劫来的财物分给穷苦人家。所以本地老百姓普遍同情蹙将，敌视官兵，有些土匪头子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当地官府。

三棚棚头王春发已经在队伍里干了十几年了，老练认真，是狄靖尘的好



帮手。他把担任行刑的十名新兵领到一旁的饭铺里，王春发二话不说，就让新兵们灌了半斤后劲十足的宝丰白。酒后胆大，新兵们就位的时候，个个目露凶光，十分强悍。

“禀告副领官，午时三刻到了。”王春发汇报说。

“吹号！”狄靖尘暴吼了一声。虽然五年戎行下来，他已经是杀人无数的老行伍，但是每到取人性命的关口，狄靖尘仍难以按耐心中的不忍。天地不仁，降割于我民，在行刑助手抽出亡命牌踢倒人犯的时候，狄靖尘总是故意望向一旁屏息等待的人群，避开血腥的一幕。

“嗒嗒滴嗒嗒滴……”尖锐的号音划破难堪的寂静，行刑的新兵动作整齐，刷地一声同时抽出马刀，宽背薄刃的刀锋映着深秋微寒的阳光闪闪发亮，在空中划出一道流畅的银弧，猛然斩进人犯的脖颈。

“看呐！”人群中传出一阵惊呼。狄靖尘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不可思议的景象，担任行刑的李有田手一软，只砍进人犯脖子右侧不到两寸。这在刑场上并不罕见，一般人犯在这个时候早已吓瘫了，刽子手大可从容补刀，但是李有田却遇上了一条硬汉。这家伙不但没有吓晕，反而一个鲤鱼打挺直起腰，转身瞪着李有田，鲜血淋漓地吼了起来：“龟娃子怎么砍头都不会，再来！”

硬汉虽然挨了一刀，但仍声如洪钟。李有田哪里见过这阵仗，可怜的新兵双眼一翻，直通通地栽倒在人犯面前。在场军人、百姓，个个目瞪口呆。

狄靖尘心里一动，瞄了眼案上的名册：“憨丑娃，宝丰县宝八里张八桥人，刘小五杆股匪小首领。”

负责刑场指挥的王春发毕竟是老经验，他二话不说，上前一脚踢翻憨丑娃，拾起李有田的马刀，将刀尖直指丑娃，但双眼却瞅着狄靖尘。

狄靖尘看出王春发眼中的期待，他端坐案前，对王春发一眨眼：“等什么，办了他。”话声刚停，王春发手起刀落，耀眼的锋芒宛如一道银线。在一片叹息声中，憨丑娃应声而倒。狄靖尘注意到围观的百姓们大多闭上眼不忍细看，连一旁省里派来监斩的中校副官周喜奎也在马刀斩下的一刻别过脸去。狄靖尘紧抿的唇边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王春发是十几年经验的老行伍，一套沉猛内敛的八门金锁刀法出神入化。狄靖尘看得真切，在马刀猛力下砍的时候，王春发轻舒掌心，让刀柄在手中顺势一滚，刀背朝下，劈在憨丑娃血肉模糊的后脑壳上，将他一刀劈昏。憨丑娃粗壮的身躯顺着刀势猛地扑倒在积满污血的泥地上。不仔细看，真看不

出来地上那团血肉是否还在呼吸，而在如此惨烈的景况下，也没有人仔细查看地上七歪八倒的残体。

狄靖尘一跃而起，双手抱拳，装着生气的样子对周副官连声道歉：“都是兄弟练兵不勤，连砍几颗脑袋这样的小事都办砸了，还惊动了长官，实在过意不去。”

周副官一脸苍白，傻愣愣地盯着狄靖尘，努力想要举起发软的双手抱拳回礼。狄靖尘暗暗发笑，早听说这位中校大人是给督理大人端洗脚水起家的，虽然脑袋上的金帽章比起自己粗了两分，但哪有一点儿军人的气度。

狄靖尘垂着头，恭敬地说道：“属下在醉仙楼摆了薄宴给长官压惊，除了属下之外，还有本营几位同僚作陪，请长官务必赏光。”

周副官啜嚅了一下，瞟了一眼刑场。狄靖尘一眼看出周副官的心事，便说道：“刑场上脏，要沾上了皮靴马裤，难洗不说，那股持久不散的味道可烦人了。而且属下教练不严，弟兄们刀法不精，最后一个连皮带骨没有砍下来的，还得补两刀。别看上刑场前都是英雄，下刀那时的叫声杀猪似的，怕惊动了长官。兄弟这就去安排，让弟兄们收拾清洗，一定在散席之前将十颗脑袋挂齐在南门前，让长官拍照交差，如何？”

周副官大喜过望，立即起身一拱手，恢复了平日的潇洒：“那就多劳老弟了。”

狄靖尘回头看了看王春发，王春发一脸凝重，检视着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的李有田。感觉到狄靖尘的眼光，王春发抬头一看，心领神会。在眼神交会之中，狄靖尘已经交代完毕。

## 2

“狄官真是年少有为呀。在宝丰领兵两年，地方匪氛一清。兄弟这次从省城到宝丰，畅行无阻，土匪绝迹。难怪狄官二十出头，就独任方面统带全县防营呀。”周副官眯起一对细长的眼睛，亲热地恭维着狄靖尘。酒过三巡，连几缕胡须都翘了起来。

“回长官的话，百里伏牛山，原就是强寇巨杆啸聚之地，本县向来更是个出土匪的巢穴。前清不说，十年前的白狼，近几年的老洋人，原本都是本县拉出来的杆。但自从我们狄官上任以来，县境的二十八杆土匪被剿灭了二十杆，



光是像今天在南门就地正法的巨匪就不下百人。士绅们都说,自从鼎革以来,还没有见过如此精干厉害的带兵官。连咱们弟兄都跟着沾光……”右队队官哈玉洁讲得口沫横飞。狄靖尘唇边掠过一丝冷笑。这位哈队官据说还是前清贵胄。打仗剿匪,不见有何长处,但是溜须拍马却是一流。因为他排行第八,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哈八。

“我们狄官年少有为,己未年只身离开安徽老家到舞阳投军,那时身子只比枪高一截啊。不过两年的工夫,大小百余仗,竟然从副兵一路保升到军官,派来本县巡缉营干排长。这是本县百姓的福分呀……”几杯酒下肚,兴高采烈的哈八竟然为狄靖尘报起履历来,语气之肉麻,使狄靖尘双颊不由得涨红,不过周副官听着倒颇有兴致。

“不才在本县服务,不觉已然虚度六载,至今不过是个中尉队官。哪像狄官少年英雄,两年来平步青云,不次提拔,从排长一路升到副领官……”听出一丝酸味,乖巧的周副官适时打断哈八的滔滔不绝,“本地的士绅们,对狄官可是赞誉有加呀。连我们在省城的,都听说在这个土匪啸众十余年的难治之地,自从出了一位秋海棠,全县是一派祥和。今日不是亲眼得见,兄弟是断难相信的。”

狄靖尘只是微笑着。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官场上口蜜腹剑的作派,他已经领教多次。现在狄靖尘听人恭维他,比听长官的严训斥责还要难受。

“正是这样的。我们狄官不仅能打仗,而且风雅潇洒。我们经常出队袭剿匪穴,但凡剿灭之处,都依狄官命令在墙上钉上一片秋海棠,以儆群寇。久而久之,秋海棠竟成了地方百姓讴歌的神物……”哈八继续吹嘘道。

狄靖尘无心再听哈八的谄词媚语。在宝丰两年,他不仅杀土匪,对那些与土匪勾勾搭搭,通匪有据的“采盘子”眼线也绝不轻饶,轻者火焚房舍,重者全家夷灭。两年之间,城里城外竟焚灭两百余户。在每一处废墟上,狄靖尘都要让部下刻意钉上一片血红色的秋海棠,以警示那些心存侥幸的通匪者。虽然手法残酷,民怨沸腾,但是在这土匪之乡,狄靖尘深信只有霹雳手段,才能消灭土匪。

“在省议会听贵县的张议员说,宝丰一地乡绅为了酬奖巡缉营剿匪勋劳,特地凑了一笔巨款,为巡缉营换批新枪。全省近百县,就属驻防在宝丰的两队巡缉兵装备最好。不知此言是否可信呢?”周副官说道。

狄靖尘心里微微一震,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其他的意思。

“确有其事。本县巡缉六营有百来个弟兄,只有三十来杆老毅军换下来的

单响马梯,其他都是民间土造的乌枪、抬枪。说句寒碜话,连土匪的装备都比我们的好。承蒙本县士绅抬爱,商会会长出面凑了一千钢洋,给咱们置办了二十杆斜排五洋钢。那是正规军的枪,可神气了,都是袁总统的时候从洋人那里直接买来的。五连发,枪管手握不烫……”半斤宝丰白下肚,哈八满脸通红,一条大舌头转得飞快。

狄靖尘狠狠地瞪了哈八一眼,赶紧打断他,说道:“什么好枪,前清北洋六镇的马利匣,一杆二十块大洋的废铁价套来的,光是每枪配的一千粒八密里短壳铅心弹就要四十块大洋,子弹比枪贵的废物!”

周副官朗声大笑:“不摊派,不动枪,人家商会就肯筹出一千大洋为贵营换行头,本省还没听说过这种奇闻,不容易呀。年纪轻轻,匪也剿得,民也抚得,看来狄官的前程,不可限量啊。”

狄靖尘连忙起身打千:“这都是衡帅恩典,长官栽培。”

“衡帅?说的是前任河南督理张福来吧?”周副官轻蔑地哼了一声,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贵县真是桃源福地,浑然不知世外纷扰呀。”看着狄靖尘一脸茫然,周副官的两撇胡须翘得更高了,“狄官有所不知,去年冬直奉大战,国民军冯总司令打下了北京城,连前清的废帝都给国民军清扫出宫了,贿选总统曹锟也给扣起来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在山海关大败,逃出海去了。我们河南原来的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张福来是吴佩孚的铁杆同党,早不知哪里去了。现在省城的新任督理是国民军的副司令胡笠帅。兄弟伺候他老人家,已经有三个月了。”

“忘恩负义的奴才。”狄靖尘心里暗骂了一句。以前直系当家的时候,这奴才每次来视察,开口一个曹大总统,闭口一个吴玉帅。现在直系下了台,马上指名道姓起来,真是人情冷暖。不过,新来的那位胡笠帅,却让狄靖尘心里一动:“属下斗胆问一句,新来的胡大帅,可是陕西讳景翼,大号笠僧的那位帅爷?”

提到新任的胡督理,周副官恭恭敬敬地往空一拱,“正是靖国起义元勋,原任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的胡笠帅。”

狄靖尘暗暗叫了声苦,这位胡大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土匪头。他闹靖国军的时候,手下几乎汇齐了华北有名号的巨寇。陕西刀客郭坚与豫西杆匪樊钟秀都是他的得力部将,甚至连蒙古悍匪卢占魁也为他效力。这样一位大土匪头夺了河南,只怕狄靖尘要遭殃了。

“老弟要高升啦!”见到狄靖尘沉吟不语,周副官主动打破沉默,“兄弟此次来贵县,笠帅亲自交代,说老弟守县有方,要兄弟好好慰劳,不日就要发表

新职。据兄弟所知，督府卫队营的营长至今空缺，一直没有补人，十有八九，是为老弟备下的。一但升入正规军，老弟可是前途无量呀。”

在一旁陪宴的哈八乘机举杯起哄：“给狄官贺喜。”连一向忠厚的左队队官吴龙彪也跟着站了起来。狄靖尘脸色大变，两位队官手里的酒杯不知所措地悬在半空。周副官慢条斯理地夹了块烧鸡，似乎没有注意到狄靖尘的举动。狄靖尘自知失态，马上露出欢快的笑容：“同喜，同喜！我若是升了出去，这副领官的位子，必是在两位之间择贤升任呀。两位更要仰体笠帅宪意，报效国家。”

周副官摇晃了一下，说道：“兄弟酒量窄浅，这宝丰蒸酒劲头太大，有点受不住了。狄官……”两个队官马上站了起来，垂手恭立。狄靖尘顺着周副官的话：“长官为国操劳，一路车马劳顿。属下已经在醉仙楼后院雅室备下房间，叫得还是柳莺堂的局，他们来了几个苏州姑娘，颇有风韵。请长官赏脸。”

等到周副官出了门，狄靖尘脸色一沉，问道：“哈队官，早上你去北门接人的时候，看到周喜奎带了多少人枪来？”

哈八听出狄靖尘语气里的杀气：“回狄官的话，除了轿夫，周副官只带了十几名贴身的随役差勇，大枪不过五六杆。”

狄靖尘脸色铁青：“哈队官，你立刻率领本队六棚兵丁，连夜到北门外占领阵地，关门戒严。遇有府城方向过来的人马，不问是官是匪，一律剿杀。”

“狄官，这怕是不大合适吧……”哈八质疑道。

虽然狄靖尘以治军威严著称，曾经在战场上手刃擅自后退的上一任右队队官，哈八平常根本不敢质疑命令，但是这样的命令也太离谱了。而且北门通洛阳府城的官道，沿途有十一保民团，土匪一般不敢侵犯。万一官道上来的是官兵，自相火并如何是好。

“要你去你就去，滚！”狄靖尘低吼一句。

哈八吓得一个踉跄，连忙打了个千：“属下这就去布署。”

“狄官，这酒喝得好端端的，怎么要动兵呢？”哈八离去之后，坐在一旁的左队队官吴龙彪不解地问道。

“不动兵，你我的大限就在今日了。”狄靖尘说道。

吴龙彪脸色大变，拿在手上的青花瓷茶杯一颤，溅了一桌茶水：“狄官，怎么回事？”

吴龙彪虽然出身杆匪，但是在招安之后一向老实谨慎。狄靖尘特别欣赏他那种质朴木讷的淳厚个性，平常总拿他当自己人看待，新买来的二十支五洋钢也全部装备在左队。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关口，狄靖尘更要依靠这位得力



手下解围。

“卫队团是保卫帅府的亲兵，必然是最亲信的队伍。新来的胡大帅与我非亲非故，即使是真的要提拔我，也不会放我一个贴身的卫队营营长。再说了，全河南近一百个县，像我这样分管一县巡缉队的副领官就有几十个人，新接事的大帅人地不熟，怎么会指名升我一个全无渊源的小上尉。”狄靖尘压低了声音，“你要知道，宝丰历来以出土匪出名，这个胡大帅，手下的队伍也有不少原本是宝丰出去的巨杆。我们弟兄这几年在宝丰剿灭了这么多土匪，这些杆匪们乡里乡亲，都是沾亲带故的老熟人，咱们在胡大帅那里已经不晓得得罪了多少人。他们哪里容得下咱们。”

“狄官，即使真是要解决我们，也不会就在今天吧。毕竟周副官没带一兵一卒来呀。”吴龙彪语带疑惑。

“这才是最可怕之处。”狄靖尘一拍桌子，“没有带兵来，就是已经买通了本地的兵。洛属十九县只有两营巡缉队，离我们最近的六营前队在鲁山，开到宝丰县城也得大半天。要是六营前队开来，地保早就有信来了。所以姓周的只能买通驻防在宝丰的队伍。本县的队伍城防营只有二十几支破枪，要打我们是不顶事的。你看那哈老八，今个在席上油嘴滑舌的，把咱们买新枪的老底都给捅了出来，这不是故意引着人家觊觎咱们的新枪吗？我可以断定，姓周的一定收买了哈老八的队伍。”

“既然哈老八靠不住，那狄官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守北门呢？”吴龙彪不解地问道。

“守什么北门。支开他的队伍，我们带着左队从南门连夜出城去南阳府。”狄靖尘不愧大将风范，变起萧墙，部署用兵还是一丝不紊。

“老吴，我在那里有朋友，镇守使前说得上话。得了番号，咱们弟兄们一样有吃有喝。哈老八，让他哈自己个去吧。”狄靖尘亲热地拍了拍吴龙彪。但是话音刚落，狄靖尘的笑容就僵住了。因为一向老实的吴龙彪不但没有一丝慌张，脸上竟然还挂着笑容。

“狄官见微知著，属下真是五体投地。但有一样属下不能同意。”吴龙彪干笑了一声，“狄官怎么这么肯定，周喜奎买通的一定是哈老八呢？”

狄靖尘猛然跃起，一脚踢翻面前的八仙桌。但是他还来不及摸出腰上的八音子，两支胳膊就被在一旁侍立的护兵牢牢扣住。吴龙彪不愧是干土匪出身的，他左脚轻轻一拈，避开砸向自己的桌子，在站定的时候，手里一支花口橧子已经直直指向狄靖尘的脑门。

